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桑英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光宗即位葉適應詔條陳六事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曽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立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氾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

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鏤剔根柢不憚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讎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

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遠人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曁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强大分裂而當思混幷讎耻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

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遠人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僻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遠人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强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瀉雜醫不能起疾禾莠參種迨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

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顓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踈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

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内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頽降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敵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巡幸遠至温台從衛

隆祐分適洪贛川陜處置自為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烏珠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卻而烏珠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

分裂墮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枘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完顔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敵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敵而不敢愛中

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
已絶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
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
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强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
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雠耻者必思報復夏
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
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

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

故事之曲折無不諳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畀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沈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恠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

充事之員舉躊躇歎息而且以乏材為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

其盛衰亦然盖民之貧富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熈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寛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敝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敝某不可為敝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敝某不可為敝其不可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敝曰月樁板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

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蒐楙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

勝者屬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横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賧貨空矣然而内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為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

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

葢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榷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曽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强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来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葢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

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

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咢峙雌雄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宻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威柄一總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宻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遠人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関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禀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

不禁切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容而不能踈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令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令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

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爾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雠心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

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逺人賔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繆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覩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祇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恕温厚足以慰荅徯望虚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

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扆無任恐懼

唐仲友代人上書曰臣伏覩某日詔書陛下以臨政之始思聞讜言凡軍國之務靡不詢究使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仰見聖意隆寛盡下以圖新政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感激之意萬倍常庶其日忽蒙頒到詔書一道拜受伏讀迺陛下以既行博詢不遺舊臣復加特詔俾之盡

言仰惟天意廣大聖德日新海隅蒼生有口有心咸願罄竭矧在愚臣敢有纖毫顧望不盡之意臣本諸生受知高宗擢臣諫諍臣之報國朴忠而已壽皇察臣本末擢之政地十有四年臣之所以事壽皇者即前日之所以事高宗也今陛下親受聖父之傳臣之事陛下者敢有二志而況被遇潛邸依光議堂始終蒙恩非可量數不詢當言而況詢及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厥初自古人君必覲初政謹初而往易於遡遊既過而補難於覆

簀是故九廟之付託在初四海之觀瞻在初萬機之得失在初欲上承萬世之休下垂萬世之統未有不謹其初者也高宗得傅說命之納誨自古謹初之君未有如高宗者也周公歸政成王先之以無逸申之以洛誥終之以立政自古謹初之佐未有如周公者也六書具存條目甚悉委曲如慈父之言簡易有嚴師之訓可謂萬世之龜鑑百王之模楷是故陛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壽皇陛

下父子之聖孝慈固已盡於平日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孝事異儲宮愛敬已盡於宮闈所難盡者惡慢不施於一民繼承已謹於思慮所難謹者動靜不失於一機故曰盡孝在初陛下岐嶷之資稟於生知聰明之學成於就傅所謂懋德豈勞勉强然而震驚百里天下未能周知飛龍在天萬物方且咸覩毫釐得失天下共聞日新其德自今以始故曰懋德在初天眷陛下固非一朝陛下承天方自今日犧牲玉帛特為事上之常視聽言貌

動為奸和之具以實不文所當審別故曰奉天在初國家中更厄難民散無統高宗收此民三十六年而付之壽皇壽皇撫此民二十七年而付之陛下二聖於民同乎一敬中外寧泰業如金甌寶而持之至難至重故曰敬民在初陛下繼照之德羣下共知議堂之上端靖深觀淵默雷聲意向可見忠邪之辨不待臣言然而表民在德濟世須材風雲會同之初德業天淵所由判也故曰用人在初高宗舉大綱壽皇篤前烈法令既備紀綱

既張陛下迺繼紹之時冐新之日是故初不欲鋭鋭則易退初不欲盡盡則難繼若虞機張必中而發故曰立政在初凡是六者陛下之所素知聖學之所素及臣言已贅臣意可矜赦其迂愚顓畢餘説揖遜之事唐虞之後萬古不行逮我高宗斷自聖意别宫就養慈孝兩全高宗真可以為堯矣壽皇親承付託兢業萬機内奉慈親外平庶政安静之福同於高宗壽皇真可以為舜矣壽皇真可以為舜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是以禹處陛下

也壽皇以禹處陛下陛下當以禹繼之臣觀自古勤儉謙抑之君未有如禹者禹之聖德齊於堯舜禹之大功施于萬世然以上繼大聖之君每懷不及之念分隂必惜慮失時也下車泣辜深責已也聞善言至為之拜飲旨酒至為之惡宮室必卑飲食必菲所以至謙至抑至勤至儉舜一己百舜十己千是乃所以為禹是乃所以繼舜臣觀帝舜授禹之言禹奉而行何啻弟子之於嚴師精一執中既自運乎心術之間無稽勿詢尤審聽於

求箴之際至於懔乎朽索之戒所以力行可畏非民之言兢兢於身垂訓萬世陛下緝熙之學素深於書姑因繼舜及之非謂聖心髙明有所未見曽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老臣惓惓最在此語或謂受恩三朝當有奇謀異策以裨初政臣實不肖不惟素學所無實亦本心不欲故未嘗挾以事髙宗亦未嘗進以干壽皇也况道不以空言為髙事必以常行為久成規在前功在馴

致曲學小數非臣敢知謹昧死陳國家大體具如左惟陛下幸赦其愚

周南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為臣子皆有愚衷若使效竭其短陋或能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之至願哉然天聽崇深草茅踈賤自非有樂聽之意則恐犯徒言之羞惟陛下少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立必為之志正己以先物者興王之事業也存擇善之誠資人以成治者平世之規摹也歷觀自

昔闇出之主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為之素志則必有擇善之深誠故能君臣協謀至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治體甞一變矣曩者是非紛淆人心壅塞今者用捨嚮正觀聽略新此誠欲治之機而將成之候也然弊事循積而未見其方興之勢公論略伸而不能無復變之疑朝廷方議一善政其於興革猶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為之必以漸不知規摹且未立尚何漸之可論乎臺諫方逐一小人其於旌別猶未及盡也而陛

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處尚何激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立志未篤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歟故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過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仗中人未識底止陰拱不言者潛蓄撼揺之意而宇内所當振起之事隨其虧圮而皆莫以為意矣此豈非今日為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歟如其條目纎悉當以次而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敢沿聖問而獻其略臣伏讀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

美邦本固而上下足公道孚而賞罰明𤋮𤋮乎泰和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鴻荒朴略之世或當民物紛雜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皆由積其勞勤盡其心志而後得之爾然而閭閻未肅不敢言教朝廷未治不敢議俗制用無度則不能兼足任使略偏則必知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諸人而常以是任諸已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

俗不美必曰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邦本不固則思所以窒浮蠹之源公道未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於是居仁由義而教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上下足矣宫房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慕於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乎夫樂聞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之所此儒生學士讀誦之累也而於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寛大愛人喜怒有則朞年之間區斷機

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德矣臺諫言事寛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為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平夷廣闊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材作室於其上爾若自此而用力則誰能禦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於心而取成於道謀掄材之識未能精别於己而雜用於濫進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決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浹洽而今則坐

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革而今則目覩民風之靡薄而不為惟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已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絶而憚於遏惡而揚善此臣所以嘆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策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於聖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盖由堯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條共貫見於典謨之盛或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

緒以訂正其沿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何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為樂不以安為娱信仁賢而不貳黜姦慝而不惑卓然有別而不可以毫釐易位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或法善於古而今當變或事失於今而古當從變而通之以求無失於中庸時措之宜者是也古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為同條共

貫者此也及至後世拘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說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舊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為此甚可嘆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貿易好惡忽天命失人心慢棄賢士親狎小人其條貫之不同於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於敝陋之法玩習之令積久寬縱之事曉然為民之害所當修補而振起之者則曰是必不可改改則有戾於條貫之同是以無失同異之義廢墜統紀之本而卒莫能知沿襲

條貫之果何義也深惟令世出令用人所未合於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於帝王之沿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然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說而陛下則見弊事而不敢為五帝三王未嘗有兼容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諭也陛下誠致思焉則條貫沿襲之說曉然有辨而不至於無别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成固未始敝精神於事為之煩然舜孳孳汲汲禹

胼胝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勤以驗無為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為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治既成之後九官在位十六相佐職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授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為無為者非無所作為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為天下功之說此蓋出於老氏清靜自正之論其實非孔子之意而不可施之於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

衆建賢才興起法度不能以守之其來久矣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彼豈過於勤勞哉誠知天意之難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祗畏憂勤之心則將有不可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毫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為而治歟否耶臣聞壽皇聖帝臨蒞天下幾三十年此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非不深暴白於天下者非不著然歷時寖久睠焉獨嘆乃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迨釋

去重負之日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壽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安日聆慈訓縱壽皇不言而陛下豈不知之乎若以年穀屢登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隆興以來無甚凶歲若以爲邉鄙安帖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辛巳以後未嘗用兵不知上林苑囿遊幸絶稀而草生甚茂者壽皇何爲而略無閒泰之時乎夙興視朝日昃訪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丙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爲而過自焦勞乎據東南

一隅之地取三十倍勞筋苦力之賦養百餘萬列營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以處民貧而無策可裕天下事勢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功業未成之嘆也舜之繼堯也曰重華協帝禹之繼舜也曰祗承于帝夫協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說耶即帝堯心之所存志之所嚮凡欲為而未就欲就而未終者舜皆有以協合之而使其規模無毫釐不滿之處也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亦盡其力而祗承之此舜之孳

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所以為不可及也陛下若實得
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禹之憂勤
與夫文王咸和萬民之事兼舉而力行之可也今或乎
無為之說而有精神勞敝之疑臣以為陛下若能舉今
急政要務盡力而為之則事為之末固不足以勞聖慮
若因循茍且不立一政不興一事舉今所謂急政要務
盡廢之則雖知事為之末不足為亦無益矣臣伏讀聖
策曰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同是道也或

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賢用人之際抑有異歟此有以見陛下有謙沖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兎錯之說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為之其說以為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為不知五帝也然而實不可用者以不可施之於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為不可及然已不敢廢舍已從人之說若周成王一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君豈得不咨諏於人哉然舜取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

古人納善如此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潛宫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絜修禮節恬退之士則為之襃嘆以為佳士是時宫寮之中有出以私告於人者天下有識相顧稱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於天性葢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喁喁日徯登用今日納忠補過者日以疎斥結舌不言者相繼登用臣誠恐陛下聰明未免為小人而蔽蒙之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可誣毁哉而今

之蔽蒙之甚者則立為議論以籠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辯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何以為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同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曾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已之人謀為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

為講習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事其於國家果何負哉彼譖人者謾不知道學為何事意以為凡不與人同流合汙者皆是也於是取凡不與已合者皆被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修者亦謂之道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生事也於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揆策立謀建功者陛下

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於私相往来好惡不偏必不肯隨人毀譽彼譖人者則又曰吾方絶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佞而彼則頌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於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豈非

締交於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觧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於道學復不罹於朋黨於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妄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於兩者之後矣然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妄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

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須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皇極哉自今以往闒茸尊顯平凡得志異日天下之大禍臣恐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

則於今莫急於破庸論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拒之而不敢用則人材至於沈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於陛下之前矣陛下歷舉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至於當世之事有關於理亂安危者於是復歷舉以策臣曰朕自踐阼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著求言之心雖切而讜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親而或慮夫細務之繁財用既均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

莫革民力窮而難裕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姦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於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顧治思欲上行下應事舉效隨以躋世於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顧以為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雜舉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若隨事而論則恐本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源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必徧舉善政盡易百度事事為

之而後能聳動天下之心也略出一事而海內至於更相告語改視易聽靡然而從之者無它葢一則或能以意而動物一則或能擇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於商武王之於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與太平漢光武之克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愚不肖皆以為必成者知其所存之志不可遏也舜殛鯀而舉臯陶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魏徵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

無愚不肖亦曉然咸知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下於二者之間臣切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於陛下之前者為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民當念也臣以為陛下若果以民為當念則當對八珍而投筯却妃嬪而凝思如親在閭閻匱乏之中而親見其艱難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當憂者陛下亦未嘗不曰治當憂也臣以為陛下若果知治為當憂則當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

賢憮然如禍亂之在朝夕而不容瞬息緩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為外廷凡有進言玉音無不嚮答但退朝之頃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爾唯有逸豫爾唯聞某處教習樂舞以備宣名某日押入琴工以娛聲音爾陛下立志如此不知其果何在耶曩者陛下履位之初有身為諫官而職當補過者陛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羣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直言而圖報者陛下亦未嘗斥怒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

納諫為人主之盛德而臣子交相獻忠亦以為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免移其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於朝者又何耶豈非陛下雖知其言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補耶陛下擇善如此不知其果何見耶是以朞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勤懇而八者之弊猶未革者此無恠也而乃廼者一事尤駭物聽臣聞帝王職典神天百靈受職昨者陛下逐一讒邪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為之不明者累

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傳命王人多持緡錢聘問一妖民於數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靈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為市廛乞匄之夫宦官羽流扶以誑惑而陛下遽從而信之幾何而不為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四夷聞之則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立志擇善有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

未著此蓋陛下徒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三五之所已行六經之所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化民者如使必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人為楷模以舊事為師式動必咨之而行言必本之而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未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為其事也令公卿大夫之間有言脩身者不知脩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

為子孫之典則者不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巳乎直者未甞以好名而疑之乎剛者未甞以責直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戒之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政事必親或慮乎細務之繁豈陛下操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專論一相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是以為上有體而為下有分今陛下夙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俟聖裁者大半皆瑣瑣除目耳若欲用一人物則遲疑顧望

而未敢發言是以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為陛下圖回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舉一事臣聞乃隆興之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頃刻之際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咸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庶幾得以坐論慮靡不周同躋于治大哉聖謨願陛下亟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而不至於自累於細務之繁矣財用既均而猶病浮費之衆豈陛下内外經費未知節歟臣

惟國朝財用病於上供太重內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琛貢在塗內庫始立當時遠謨實欲俘取契丹削平幽壤為此以備一旦之需爾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故韓琦孫沔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宣取之弊以防吏奸及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便於支取則適足以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哉恭惟壽皇收湊餘剩以為內庫非奉親軍須一毫不用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恩意

周浹左右小有勞效給賜動及萬緡臣竊覩壽皇知民財之艱匱外庭臣寮有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給為數至寡而已為異恩及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聞者此皆陛下所當謹守而不變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粟外府無泉宣限既迫而主計之臣至於稱貸於富室以緩旬日之迫乎臣以為欲約浮費則當先自濫賞始然後修立所謂會計録者以壽皇在位之日五歲内庭支用之數酌取其一歲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

用可得而漸正矣吏員宂而莫革臣以為黜陟之法未行也自昔唐虞建官至百成周計吏雖寛嚴煩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幽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歲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為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歲之所黜與一歲之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誠宂矣然司勲無功過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臺諫抨彈而去者月不能百一監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爾官安得

而不冗臣以為若行黜陟之制則疲癃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願仕天下之官不待節抑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皆憚於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於十數人競之則反不以為媿臣恐十年之後廉恥盡喪而名爵不復為天下重矣民力窮而難裕臣以為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盡變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寬至熙寧而復增及渡江以後則四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倍而取其直臣嘗記天禧以前

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屬邑之外有收及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涉遠而欲優之也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稅之今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征而民至於冒江潮涉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以關譏之細碎而欲寛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蠲之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從而呵問之征一及百而破家連逮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爾經制總制錢爾月樁與糴本爾東

南一隅之地無全盛時三分居一之地而一歲財計之數至數千萬宜其勞弊困苦而至此極也今將憂念其極弊而欲寬恤之小小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恐有可為之理然其源流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嘗議及此矣然經總制之額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登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舉朝議之而至今未有聞焉則又何也臣以為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講之民病未易蘇也不

然則於今不得已之中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於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為虛文之弊此亦一事爾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期會案牘則事可立簡令可必行而工技器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文之弊蓋因循積久而

未能革爾非無釐改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若不深加辯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辯析區分者此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憚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理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黜小人信庸人則必疎正士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姦慝君子雖小過必愛護之小人雖未進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得以動揺國論也今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

義陰翦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擯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汙辱陛下以為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為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賄吏而卒以事敗陛下亦知其未敗之時聲勢薰蒸敢為不義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幸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遣之遂得登

用端良而稍伸天下之憤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此一事痛懲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来何為含容之意多而區別之意少反病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来君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坐於道學耳朋黨耳且道學誠有僞何不辯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析以是非令奈何進一忠言裁一命令而盡納於道學之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於朋黨之中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

陛下不敢助君子而忍於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嫉然要不可使在朝廷之内泰之為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也故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而後有六二包荒不遺之論盖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勿庸治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懼為已甚使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亦未必至於激也奈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位得以撓亂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者不憚為亂以求伸其私意君子者不

憚捐身以盡忠於人主顧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爾若
主君子則君子為國家用主小人則小人為已私用今
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然發口敢言此事者能幾人至
於日夜媒孽於左右之前者臣恐其十倍於君子矣此
如兩家聚訟使並設兩辭而聽之勝負尚未可知也今
甲不得日至於聽訟者之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嘵嘵
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直而終為乙之所勝矣陛下膺
受付託方内之治亂在於正邪之用捨君子小人之進

退忍使小人誣毁忠良而自貽它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欲為陛下流涕而言之也臣不佞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疏列於前矣至於區區之意所以展轉而不能已者一則以為必先立志一則以為必先擇善茲二者非常談細故不切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斵惑人之心志汨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學士多見宦官女子將何以發躍而成就之乎今之悅詩書者智識必明崇聲色者氣

志必皆如使棲息無道保養無術豈復有有為之志擇善之心哉臣願陛下幸致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之未明者必有歸一之時而舉天下之事皆無足為者矣陛下涉世寖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言而後知其無益哉臣之所論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爾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於治今日立一善政明日去一弊事天下歌之百姓誦之壽皇喜見天顔以為託付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

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言而自不復為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於疏列以應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策之末復丁寧於臣曰子大夫抱藝待問咸造在廷其攷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悉著于篇朕親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至心也然臣則有憂焉臣聞明於觀古者不必博舉以為證敏於知今者不待盡言以為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於理亂是非而國亦隨之者載在史册不為不多矣若

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其危亡禍亂之事以極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虛之意而已臣亦安用以此為忠哉臣之所望於陛下者願見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非之心則語不必深而意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戒忽小過而妨大德則臣恐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等為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聖日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

何功之不逮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髙明光大不在乎它而在乎加之意而已惟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惓惓

劉光祖上奏曰恭惟我國家三聖相授法堯舜禹天下幸甚咸謂千載一時甚盛事也陛下離照方升維新百度群工萬姓皆傾耳屬目觀聽陛下之所為陛下又屈已虛心方欲旁求庶言以考論治道臣以孤遠乃獲瞻望清光敢罄愚誠少裨聽察臣觀昔者禹受舜禪之初

伯益以文德賛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届禹拜昌言曰俞臯陶以明謨弼禹曰邇可逺在兹禹拜昌言曰俞夫益之昌言則欲使禹修文德以格逺人臯陶之昌言則欲禹以修身睦族用賢為邇可逺之道然則人君嗣位之始當令近治而逺服此其大要也方是時禹以憂勤嗣舜其言曰后克艱厥后而史臣賛之曰祗承于帝後世誦之曰禹入聖域而不優夫不優云者不自以為優也禹惟能如此然後天下萬世曰堯舜禹相授守一道

也豈不盛哉豈不艱哉今朝廷四方則皆以禹望陛下
四夷遐裔又皆以禹望陛下陛下宜於嗣服之初思益
皋陶之言當使近治而遠服不可忽也自高宗皇帝再
造區宇壽皇繼之純仁德政與天同意天未厭宋乃眷
南顧大命可知方二帝北狩四海震動而高宗纂極壽
皇誕慶一也及海陵叛盟身死鋒鏑葛酋據位而我高
宗優游揖遜壽皇踐阼二也今壽皇決策內禪神器有
託而敵主告終幼孫嗣統乖爭之漸必始於今三也陛

下察是三者胳若合符則天命在於仁德可知也已陛下當念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厚高宗與壽皇七十載培植之勤求所以稱天命而雪大耻臣故曰當如益皋陶之言先使近治而遠服也欲近治而遠服宜得其要以舉之昔舜禹之朝皋陶以謨紀德其言蓋萬世之格言也曰在知人在安民厥後孟子得之則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夫知人安民豈非仁智之先務歟何以能知人哉孔子曰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是知言乃知人之本知人即安民之本也陛下纂服甫耳宜審於聽言以取人審於用人以為治昔者堯之所棄置而弗用者嚚訟之人也靜言庸違象恭之人也方命圮族專愎之人也是三人者為咨訪所舉則亦非天下之凡人也而堯獨不然之舜之為君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至命龍作納言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後禪禹而告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由是觀之言

不本於忠信而好爭訟以求勝用則異其所言而飾僞貌以盜名違上命以自專而狠以敗其善類皆堯之所畏者也語挾傾害不務平實行好乖異不本人情而能動衆以驚世皆舜之所疾者也無所稽證而自肆臆說無所諮詢而自謂奇謀又禹之所不敢用者也凡若此類皆不能爲人主安民而利及子孫故也故禹曰惟帝其難之而臯陶則告禹以九德爲觀人之法夫九德並用何事而不濟彰厥有常何往而不吉今陛下受堯舜

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臯陶之言為法然則能修身然後能知言能知言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能用賢能用賢然後能治國能治國然後能安民能安民而德不足以服遠者臣未之聞也臣昧畝愚忠恥吾君不及堯舜進對之始敢不據經以為言惟陛下財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光宗時彭龜年上論正始之道疏曰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於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

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於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區區愚忠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唯陛下財幸

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於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於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於物者稍偏則動於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髙明其於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懥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茍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於酬酢萬變宰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槃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

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於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内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啓寵幸私則嫉妬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宫庭未必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隄防深虞間隙之開便難窒塞在陛下謹之

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於一出於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於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褻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為得駕御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為辭實以此門一開姦徒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

術此陛下近監也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智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寖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於一得則功歸於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於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於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

者父子雖曰異宫然文王之為世子也日問安於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於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浹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謹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頴特敏於為善萬一薰染積習之餘或移岐嶷沖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

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讒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訓洽於宴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龜年又上論車駕過宮愆期視朝爽節章奏壅滞䟽曰臣備數校文自入鎖闈不通外内財三十五日耳既出試院凡達於耳目之事乃有甚可駭者自一人之身至

於天下之事或廢而不舉自內庭至于外朝若漫無紀綱之足恃自大臣至于百執事皆有栗栗不自安之意軍達于行伍民達於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宮及御朝爽節章奏不下此其可指者耳夫過宮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宮之情如春風和氣安有微隙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真情之間何嘗較計此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

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歴月不過宫可乎是不可
委之以為偶然而已視此以為偶然則其它以偶然而
罷者亦必猶是也陛下試觀大廷朝會羣臣小不謹於
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輕貸者
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
豈不以是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翦翦於是可乎
夫一不過宫直以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
孝者曽不過如此等事於此一有不謹無恠乎議已者

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乎竊聞近日臣僚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纖芥而遽遭此籍籍口語故不憚斧鑕傾心告上非是羣臣看得此事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為而忍以一已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于御朝之

節自有法度内之起居則節於内侍外之起居則節於閤門陛下近日斥責内侍微過必舉所以此輩寧無異心陛下啓處之間儻或爽節不特避禍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姦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然後知古之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數期以待之也至於罷朝則使人問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動止皆以臣下為節今千官百辟垂紳搢笏儼然在

廷側耳謦躃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經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忽其上若持戟而衛殿陛操挺而扈屬車者皆赳赳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特以利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於過宫治政在於視朝陛下一不過宫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之議此不足恤彼心一動邂逅之間直有可慮者陛下不可以此輩戀斗升之禄而以無能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

以達下情苟非大臣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僚所頼以獻替者唯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事雖不行亦必報聞罷謂之報聞罷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武帝朝奏莫名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出若使事事得徹睿覽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為害萬一奏入去處或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為其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習漸致蒙蔽緩急之際豈不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愚欲望陛

下不問寒暑無爽過宫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凡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施行者令其覆奏如此而人心不安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僚見陛下如此等事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深唯恐陛下微有玷失故捐身開策不自顧惜自非忠實豈能如此陛下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尚欲善道而況於君父臣慮它日小人或有指摘此等

臣僚以為暴揚陛下之過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為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於是復瀝血以告唯陛下財擇焉

龜年又上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䟽曰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名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偽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於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於天下要其極不過於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耳何謂義曰出於吾心之誠然而

不能自已者是也何謂利曰不出於吾心之誠然而有為為之者是已且如孝於父母是吾心之所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於父母為父母之所譴責為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為之則是有為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為為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為為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絶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

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為而為之事漸少無所為而為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逺矣何謂立德有誠偽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為之則為誠不從實而為之則為偽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偽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唯其實故患難中為好事逸樂中亦為好事為之初不待勉彊不為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唯其不實故時暫為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為好事無人則

忘之矣雖勉彊而終廢雖遮護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唯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於天禀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恣於耳色易恣於目安逸易恣於肢體芻豢易恣於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唯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已則前日之實反為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

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唯以辨君子小人為職於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親君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潜德王邸固以知人為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已之情性而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於治情性所謂治情性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為利而或害焉以為善而或惡焉人君如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省審臺諫論列何從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政既出則直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祚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聽明而猶堲讒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諒闇罷講之說陛下卻而不聽此蓋公所謂不以小謀亂大作真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此

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徳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緊者在於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緝熙聖學頎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為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光宗以紹熙二年春有雷雪詔陳時政得失同知貢舉兼侍講陳騤上奏曰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

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洛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葢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實本諸此故舜

之命禹必以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亦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厲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力不可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託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

法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幸甚

陳亮對策曰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為之君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二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

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

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歎陛下之於壽
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
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
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
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兹
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
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
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

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遐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頻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

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廁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一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

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説既偏而有志之士葢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

偷𡢃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媮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髙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

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末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揺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

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欵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經者駁就寛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為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寃濫之數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寃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為人主厚處其身而未嘗以

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為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教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横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横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

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為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顧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

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臯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温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有言而臯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官刑既於彼教刑又於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薫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薫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乎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

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為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

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為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為是而自以為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

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詆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故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

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
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
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
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
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
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
節則異時髙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
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

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

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媿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媿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

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欝欝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為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而全民命而

明效大驗可以為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上愚對

祭戡上奏曰臣聞治道貴清静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清静理之而況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無事則事自定茍惟不然徒為膠膠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厥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宮室之

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頻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賑救之此又大不得已者今太倉之粟左帑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鏹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於此時自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洊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為今日之計要當於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

守之以靖共州縣先於撫摩邉鄙責於寧輯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民力稍蘇然後興滞補弊建利除害亦未為晚此國家根本之計惟陛下留神幸甚

戡又奏曰臣竊見漢宣帝為西漢中興之主侔德商周求其所以致治之迹不過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無有苟且之意而已考其成効至於威信夷狄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其盛哉恭惟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如禹之勤儉如湯之勇智又有

文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兼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君孝宣雜覇不足陳於前然今日之治未底孝宣之盛者臣竊惑之豈賞罰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覈耶樞機未盡周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上下未免有茍且之意也凡今之仕者無非茍且內而百執事志在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介意循常守故因陋就簡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為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令守志在利禄唯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廣

至於職業能者不過趨辦目前規求近效以逭責免戾而已何暇為國家經久之計又況任之不久責之不專人知其任之不久也唯脫去是期幸其責之不專也唯退避是務間有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即以罪罷矣烏能取効於旬月之間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縱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至如主計之臣掌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似不可以屢遷數易使之尸素而逃責也要當以三年為任凡

朝廷所欲為者如屯田牧馬修城壁備器械課農桑興水利之類除授之初臨遣而面命之責成效於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爵奪俸有功則增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覈實之不愆于素則進用之因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竄之可也如此任之既久責之既專既不容苟且偷安以幸免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間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進惟陛下留神省察

戚又奏曰臣聞人主以天下為憂樂天下以人主為休戚天下無事則人主享其樂人主萬壽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邉鄙無虞盜賊不作亦可謂寧謐矣無彊臣擅權無姦邪亂政朝廷亦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懦懦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間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為萬乘之樂此中外休戚之所関也宰執之敷陳

侍從之獻納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不無煩瀆聖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已以臣觀之今日之事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顧旨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談笑之間畢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頌陛下之德以釋天下之疑以名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共臻康泰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優游無為享天下之樂天下賴陛下一人之慶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

戡又奏曰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遼邈而休咎之證如符

節之合君民之分雖若隔絶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髙而卑民至愚而神人君一嚬一笑一言一話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為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為迅雷激電一政令之美則民在春風和氣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立烈焰層氷之上上下相應脉胳相貫有不期然而然者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其可忽諸粤自今夏以來災異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黒子貫日赤氛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則都邑

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興訛造訕公肆謗讟幸災樂禍唱言變亂無所忌憚人情洶洶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月十有五日車駕過宮親講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快天意頓回和氣致祥瑞雪時降徧及淮浙罔不霑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册寶禮成流傳四方舉同慶抃化悍戾為柔順變愁嘆為懽謠氣象霍然盡還舊觀天下耄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而安反災為祥在陛下一頤旨一舉足之易孰謂天道之難知人心之難

感乎臣濫將王命迓客淮壖得之見聞歸美報上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收僅六七分自江而北絶長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過一百五六十金錢會流通民旅安便盜賊不興邉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為兩宮交懽朝野多娱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愚衷竊謂陛下既鑒往事之明驗必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幸為可常無以愚民為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刑於有衆深究保邦之術消變亂於未

萌戒諭執政大臣條舉天下滯務重地之闕帥者以時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聽任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名節朝廷既正天下自化遠人自賔中外廓清無事兩宫萬壽備天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夸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

哉又奏曰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為人臣者亦必以謹始之說告於其君盖國家安危之幾天下

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於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也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為先蓋人君體元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物之所爭睹四海之所具瞻一命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悅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向風

從化不令而行無為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不信也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傾耳屬目以觀德化而傒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於謹始之道尤加聖慮伏覩求言之詔既詢訪於舊弼又咨諏於近臣既俾中外之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當急天下之士莫不披肝膽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懇惻之意況臣世受國恩身為宰士若隱情惜已不為陛下極

言臣則有罪臣謹採掇自古人君謹始之道人臣謹始之說槩舉八事為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辨邪正三曰廣聖學四曰來直言五曰戒游逸六曰崇節儉七曰恤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觧釋援古為證不敢飾為浮詞以瀆聖聽伏望陛下清閒之燕垂精留神特賜省覽或於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左

一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於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於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帝即位之初親策多士董仲舒告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一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間其應如響惟人君者當宅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

言非正勿動一心既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淫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為則動可為法舉而措之則朝廷萬事無不歸於正四方遠邇無不一於正天下不足為矣

二辨邪正　臣聞舜初即政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以為有大功二十禹臯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為先臯陶又陳九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真偽而信之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

庶績蓋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久矣讒諂面諛似忠乘機投合似智脅肩諂笑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廷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精鑒詳察審其賢者聽任之而

勿貳知其不肖者廢斥之而勿疑内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三廣聖學　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說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

臣之告其君必以學為先蓋人君不可無學學者學治天下王者之事故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唐太宗貞觀之初引十八學士於禁中論古今成敗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於廷臣中遴選忠信端良博雅多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資格更番遞直退朝之暇引之便坐講求經術

咨詢治道因訪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温顔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益聖政日新雖深居九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四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稹上書於憲宗初元謂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競為忠讜茍拒而罪之則卷懷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

以告之盖古者史為書瞽誦詩百工獻藝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人人得以盡其言況以諫為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即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未孚未聞賞一敢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臣此天下識者所以竊窺初政而重為之惜也臣願陛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狂妄者優容之抵訐者寛宥之懷姦罔上朋邪害正者黜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

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下情畢通而無壅蔽之患矣
五戒遊逸　臣聞成王即政周公恐其逸豫作書戒之先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言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玆四君所以享國久長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逸一篇反復數

百言始終以逸豫為戒故古人以宴安為酖毒以無逸為元龜仁宗皇帝建邇英閣書無逸於屏間朝夕觀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者非欲焦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説乘間而入酖樂之事有時而為流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者要當清心寡慾克己復禮

終始惟一無荒無淫如此則壽齊堯舜享國百年豈不韙歟

六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懋乃德嘉乃丕績不過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舜之所以傳禹禹之所以繼舜者莫不以儉德為先故唐玄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于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

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為之金器不已必以玉為之古人之必諫其漸若事已横流則無及矣葢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之凡宫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血其作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費民財重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七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命臯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恤刑之效於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減笞法定箠令唐太宗貞觀之初觀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人命為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恭惟祖宗二百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漸被四表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

肉外不施於士大夫麗於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於其間故卜年卜世與周匹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臣願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於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深結人心而為萬世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八重名器　臣聞商高宗即位傅說進于王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弊袴不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且曰明主愛一嚬一笑袴豈特嚬笑哉唐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嘗具緋紫衣數襲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夫弊袴微物也章服虛文也二君恡惜如此蓋物以寓意文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苟惟人人而與之則不足以為重矣而況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

鈍無功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則賢者退予奪廢置可不謹諸惟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為公凡高爵厚祿擇天下之賢者有功者共之惟其人勿以疎遠而廢非其人勿以親昵而用威權不可移於下名器不可假於人如此則上無濫賞下無幸人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而天下治矣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為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有為之心陛下之所不為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

下欲爲之漸此皆初政之急務若夫示好惡公毀譽以作人才尚名節黜貪鄙以厚風俗薄賦斂戒掊剋以寛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肅軍政所當講求次第而施行者臣不敢蹴等以進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七